

當安迪·沃霍爾遇上畢加索

經典的另一種對話

你是否曾經設想過，在同一個空間中看到來自兩個不同時期的藝術家的傑作？譬如同時欣賞到後現代的安迪·沃霍爾和立體主義的創始者畢加索？對於我們而言，這兩個名字都太過光芒萬丈！如雷貫耳！但這又是否代表我們真的了解他們？了解他們在各個創作階段中的靈感與表現，以及了解他們在盛名之下對藝術的不懈熱情？

文：香港文匯報記者 賈選凝 圖片由「不一藝術畫廊」提供

■Colombe Sur Lit de Paille(A.Ramie no.79)



■Visage de Faune(A.Ramie no.256)



■Chouette Femme(A.Ramie no.119)



■ANDY WARHOL(1928–1987) Fashion



「當沃霍爾遇上畢加索」

即日起至2月17日

地點：不一藝術畫廊（跑馬地禮頓道60C號地下）



■ANDY WARHOL(1928–1987) Enrico Coveri

如果我們要知道當安迪·沃霍爾遇上畢加索後將會產生怎樣的效果，便要首先了解這兩位來自不同時期的藝術家各自的生命歷程。

大學畢業之後，年輕的安迪·沃霍爾便移居紐約市，並積極投身他的時尚插畫師的工作。沃霍爾在他的作品創作中結合了他所鍾愛的藝術、時尚和名人為元素。也正是通過這種混合時尚與廣告的方式，他融合了美術和商業項目，由此開始展開他引領潮流之路的傳奇人生。

而作為20世紀現代藝術的主要代表人物之一的畢加索，則曾與“The Madoura Studio”的負責人Georges and Suzanne Ramie合作，設計了四千件或以上的精品。其中包括：碟、碗和花瓶等等，每件製成品均只有五百件。在這段合作中，「The Madoura Studio」擔當製作陶瓷的角色，而後期製作則由畢加索將陶瓷一筆一筆地添上色彩。經過畢加索添色潤飾的陶瓷不單只是一種擺設，本身也成為了藝術品。

「當沃霍爾遇上畢加索」中展出了安迪·沃霍爾與畢加索在繪畫以外各自的精品，並試圖從這些精品中探索出他們如何影響日後的藝術史。而我們也得以同時欣賞到這兩位不同風格的藝術家的設計作品，這或許也是對他們創作歷程的一種新穎探索。

不是名氣，而是回歸作品本身

「不一藝術畫廊」經理黎樂敏有超過七年的畫廊工作經驗，她認為舉辦這場展覽除了帶給觀眾一種不同角度之外，對於想初嘗試收藏藝術品的收藏者來說，這些作品也可以成為他們入門的嘗試——因為相對來講，價錢比較支付得起。其實很多人都有心投資藝術品，而沃霍爾與畢加索這樣的名家作品，動輒上千萬，一般人根本無力負擔。而這次展出的這些作品，在他們各自的創作序列中雖然不是最著名的作品，但幾十萬的平均價格，卻是收藏者能夠企及的。

兩位大師的這批作品也正因為平日不太被人熟悉，所以它們有可能產生的另個意義便是成為一種起點。譬如或許不是人人都知道安迪·沃霍爾在大肆融合商業與藝術之前，其實有着非常好的fashion功底，原子筆手繪的設計圖更讓人過目不忘。而畢加索在碗碟乃至花瓶上進行的繪畫，則更吸引人去親手觸摸那些器皿內部的紋理質感。就像黎樂敏自己在這次展品中很喜歡的其中一件：有一隻碗看圖片時只覺得普普通通，但真正握在手裡才知道那碗中央的人臉——面孔五官呈現出的是3D

效果，讓人一望就情不自禁地想更深地望進碗裡。

安迪·沃霍爾展品中，特別值得一提的是一幅由兩張A3尺寸的手繪稿拼接起來的作品。遠看時知這兩張組接起來，是一組膊頭位置的設計圖，但退遠些看。呈現出的image又會不同。一幅作品用不同角度去觀看，效果千變萬化，相當有趣。

黎樂敏更希望這次展覽帶給觀眾的是繼續了解這兩位大師的好奇之心——看過這些作品之後，或許便會思考，為何沃霍爾和畢加索這個階段的作品會和平時不同（大概因為從事創意工作的人對着同一種藝術久了，總會需要轉換頭腦，從別的項目中尋找靈感），進而去探索他們的整個創作脈絡。她希望人們來看這兩位藝術家，不要只是因為他們的名氣足夠大，而應是為了作品本身去看，為了理解藝術品中所要表達的內容去看。

創作對談

文：Jasmine

不如，我哋由頭嚟過。

《不如，我哋由頭嚟過。》將會展出一系列描繪香港都市生活片段的畫作。藝術家利用了粉彩、廣告彩和木顏色將香港和市民的活力透過紙張展現出來。

於香港出生及成長的何博欣一向對王家衛導演的電影情有獨鍾，並經常從他的電影中取得創作靈感。王家衛的電影有着濃厚的香港情懷，其經典電影已成為了香港情調的象徵。這次展覽的名稱《不如，我哋由頭嚟過。》，取自王家衛導演在1997年所拍的電影《春光乍洩》中的一句經典對白，電影中張國榮的角色不時將這句話掛在嘴邊，希望挽回與伴侶（梁朝偉飾）的關係。何博欣採用了這句對白的字面意思，把她心中的王家衛電影情調「由頭嚟過」重新演繹，並將電影中的超現實浪漫主義與現實世界聯繫起來。她借用了王家衛電影鏡頭裡的曖昧性，讓平凡的都市人搖身一變，成為各自現實生活中的主角。

《不如，我哋由頭嚟過。》想要表達的主題是？

何：我的創作都是有很強烈的本土意識，雖然表達得不是很直接，但都是跟香港情懷有關，例如街市的味道和新鮮感，以及小市民的觀感世界。展覽中，大多捕捉平凡人物的生活點滴，譬如老人家耍太極、公園裡閒坐的伯伯和街市的婆婆等。平凡人寂寞地做閒事或是靜靜地消耗生命這回事都可以變得浪漫。香港是個多姿多采的城市，但在繁華的背後總有它寂寞唏噓的一面，我對香港有感情，多留意香港的人和事，所以會特別對香港人的心理狀態感興趣。對我來說，每一個城市都有它寂寞的一面，只是有沒有被發掘出來的分別而已。這場展覽想要對應王家衛電影中喃喃自語的感覺，表現一個人比兩個人更浪漫的浪漫。我選擇用一個人的構圖是為了對應王家衛電影中喃喃自語的感覺，而我認為一個人的浪漫比兩個人的浪漫更浪漫。展覽名為「不如，我哋由頭嚟過。」是取其廣東話的地道風味和它字面上的意思——「由頭嚟過」把我心目中的王家衛電影情調重新演繹，嘗試將電影中的超現實浪漫主義與現實世界掛鉤，借用王家衛電影鏡頭裡的曖昧性讓平凡的都市人變成性情中人，搖身一變成為擁有另一種風味的主角。

王家衛電影給了你哪些靈感？對你的作品有怎樣的影響？

何：王家衛的電影都是有關於香港的故事，有着濃厚的香港情懷，是香港情調的象徵。但他電影的飄忽氣氛，誇張的色彩，以及貌美俊氣的角色都給人遙不可及的感覺，展覽用我們每天都看見的平凡人做主角，再套用王家衛電影中的浪漫情調，把真實生中都市人的寂寞和無聊的時間消耗重新再浪漫地演繹一次。作品希望透過城市裡身份含糊的小角色去重新感觸電影中的慾望想像，以「如意如幻月，若即若離花」的風格來呈現現實社會的寂寞與掙扎，讓身為平凡人的我們在精煉的對白與充滿曖昧性的畫面裡找到一個情緒間的自我。

每張作品下都用炭筆手寫了一句王家衛電影中的對白，但作品其實與整個電影情節都沒有關係。每張畫都是把平凡的都市人化身成一個電影片段的主角，而用炭筆寫的對白成為這些喃喃自語的片段的對應句

■《過期》



■《鳥》



為何選用粉彩、廣告彩和木顏色等色彩物料？

何：我平時多時用油畫物料繪畫，但今次卻選用自己不熟悉乾粉彩，廣告彩，木顏色和原子筆等基礎的繪畫工具是因為對應今時作品題目的實驗性。抱著一個試驗的心去用物料，會發現很多反傳統的使用方法，例如把乾粉彩用水溶掉或用風筒吹乾廣告彩做出具驚奇的效果。其實這些都是小學生會用的繪畫工具，我喜歡這些物料夠純真和簡單，隨便拿起手就可以用，顏色精彩直接，而且使用方法很廣，是十分好玩的材料。這些物料之間有種和諧的化學作用，我不停實驗式地轉換和玩弄這些物料，得到很多意料之外的效果。要知道不用很專業很FANCY的物料都能揮發得很好，但要做到得心應手的效果需要反覆的練習和高度的耐性，所以對沒有耐性的我來說是無限的挑戰。